

大地之子

大地之子 DA DI ZI ZI 长江文艺出版社

● 河魂

● 阿Q正传

● 乡民

● 淇水沸沸

● 黄河入海流

● 大地之子

张子良 著



大地之子

张子良 著



大地之子

张子良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江汉分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5印张 2插页 280000字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

ISBN 7—5374—0451—0

1·385 定价：5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收入电影剧作家张子良的六个电影文学剧本。这些剧本所涉的生活面很广：讴歌改革大潮中的先头兵；描绘改革给偏远山区带来的骚动；咏赞共产党人的阔大胸怀；吟哦久远历史的沉沉悲音；将一代名篇再现银幕……

作者在电影艺术的追求上颇见功力，成就斐然，专业读者也可在其中汲取营养。

目 录

大地之子	1
乡 民	95
黄河入海流	157
淇水沸沸	201
河 魂	246
阿Q正传	302

大地之子

山，陕北的黄土山。

整个的看，这些山温热、朴实，甚至可亲可爱；集中一块看，这些山以同样的姿态，同样的风貌相依相偎，团结得分不出你我。那种力量感就产生了。你不得不刮目相看，心里的畏怯也就产生了；如果腾空而起，俯瞰一下这黄土山的世界，你就会在你熟知的地球上发现一片凝固的惊涛骇浪。那声势，那气魄在海洋家族里是没有的。你的心因之就会颤抖，你那种人的自信就会被摧毁。因之，你就会被获得一种全新的认识而激动得失声痛哭……

拥挤的山。

连接，同时也是分割山的沟壑——它们具有与山同样有力同样威严的气质。

路从山和沟之间挤出来。样子可怜，但象毛细血管在人体中的不可或缺一样，它们以柔弱、细密、无所不在将这博大空阔的世界紧紧地缠绕在一起。

自然世界就是这样的简单，这样的复杂。

小路上有人和车在蠕动，那种渺小是不言而喻的。

一座小县城出现了。路从四面八方紧缩成一团儿，人和车也就混成模糊的一片。那些山们默默无语却拼力地往一块儿挤。城市就挤成一个不规则的形状，扭曲在山的脚下。这时候，我们隐隐地听出城市在喘息，一种烦躁不安的喘息。

可以想象，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们，不可能不具有这里山川土地赋予他们的精神品格。

子长县城。

也许是集日，也许本来就这样。石板街道上行人拥挤。他们不急不慌，步态和形象却显得十分沉稳。眼光总是在寻找一种审视的对象，总是颇有学问地一盯再盯。你看不出他们的褒贬态度，但是可以看得出他们极有主见。相互的对答总是那么简短，“唔”“噢”即止，但意味深长，足够我们品模一阵儿。

悠闲的老人们伸长脖子看人。

负重者脚下沉稳，浑身力气。

卖者不呼不叫，只用眼光招徕。

买者不卑不亢，你看不出他们心里的急缓。

声音不是来自哪个具体的人，而是悬在空中的一种抽象。它显示这个城市的生命却不事张扬。总有一种抑制的威慑和沉着的感染。

终于在人流中出现了一位不平静者。他叫王三，因为小辈而有名不传。他在县政府工业局作通讯员。他推着自行车，从人群里挤出来，匆匆地往街道深处走去。

人们视而不见。

只有那些蹲在石台阶上的老者睿智超人，他们的眼光从繁杂的街市上猛地收回，一直盯着王三，直到看不见。

老者的眼光一交流，我们就似乎觉得他们在告诉我们什么。

县委室内比赛场。

这里正在举行乒乓球比赛。人们围站了一圈，裁判席上的裁判端坐着。记分牌显示：第一局左胜右败；第二局左13，右12。运动员是一男一女。女领先，男落后。女是一位中学小姑娘，满脸绯红，眼睛圆圆地盯着正准备发球的对方。男是三十多岁的高个儿男人，脸绷得很紧。执了球，品模着对方，伺机动作但迟迟下不了决心。

场内外一片鸦静。

王三从人缝里钻出来，搬住一位看客的肩头，问：“我们头儿又拿冠军了？”

“去！”看客不耐烦地将王三的手拿开，头也不回一下。

王三伸长脖颈看一眼记分牌，哑了。

男人发球，下旋。女子接球，球在网上一滑落在案下。

人们嘘出一口气，跟着就是掌声。

女子摸摸球拍，不停地跳着脚步。

男子拿了球，并不发球，离开球台去擦脸。

王三挤过去拉住男子。

王三：“地委办公室来电话，说书记找你！”

男子好象没有听见，边擦脸边盯着女孩看。

王三拉拉他的衣角：“吴局长，地委书记电话！”

“等我赢了再说！”吴胜一扔毛巾，走向球台。

吴胜又失一分。

观众中有了小小的议论。

“完了！吴胜这回完了！”

“还打球呢，地委找他得美美训一顿——这家伙就不象个做官的样儿！”

掌声又起，十四平。

王三急得直搔头，自语道：“局里都在等哩，争这个输赢干嘛！”

工业局办公室。

几个干部守着电话，都想听个消息。人们的神气各不相同。

一位长者泰然翻报，似乎唯他平静。

一位年青人急了：“孙顾问，地委怎能直接给吴局长电话？不是还有县委吗？”

“这是他自己挣来的特殊待遇！”孙顾问慢慢地说：“上个月地委召开的发展战略会议开得很好。吴胜头大嘴长，一席牛皮大话把会搅得很没意思——地委能不教训一下他！”

“不就是说要重用人才吗？”

“就他是人才！”孙顾问火了，“说资源埋在地下，是老天爷给的，谁想挖都可以。不用拿‘战略’二字说明它的重要性，而真正的战略是如何用人，敢不敢用人；否则，说得再重要也得让败家子们搞得不重要了——你们说，这叫讨论问题？而他又说不出谁是人才。听话听音，还不等于说研讨会没用，地委领导无能吗！”

“啊！”青年干部突然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
“啊！”人们欢呼一下，突然声音下滑，好象心中有什么格腾似的。

球赛结束。

吴胜赢了。他从发奖者手中拿起奖状，高兴地举起来。小女孩领了亚军奖，头也不抬就走了。

王三拉了吴胜就跑。

工业局办公室。

顾问终于火了，拿起电话听筒：“喂，我是孙秀山，给地委刘

书记说，我们吴局长正在和小孩们争乒乓球冠亚军，顾不上听电话！”

电话：“哈哈，孙老，你又发脾气了。我刘震就是个乒乓球迷，还怕下级去打球！”

孙顾问笑了：“呵，小刘呀，这叫上行下效，会贻误工作……”

电话：“没事。你告诉他，我上次没把他重用人才的发言听详细，请他来慢慢说说！”

“啊！”孙顾问确实猜准了，一时倒惊讶起来：“这……”

电话：“你给他说说就行！”

青年干部也呆了。

吴胜和王三跑进来，看着二人的样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儿。

吴胜：“孙老，什么事？”

孙顾问答非所问：“又得冠军了？”

吴胜听出话音不对，点点头，顺手把奖状交给王三。

青年干部：“地委刘书记请你去给他重说一遍如何重用人才的问题！”

“好啊！”吴胜又兴奋起来。

孙顾问生气了：“好啊！（学吴胜语调）下一次该省委书记找你谈话了——没有个上下级概念，就知道个冒！”

“没事儿！”吴胜笑了。

孙顾问为吴胜听话的不恭态度恼怒，拧身走了。

“这老汉，阴阳怪气！”青年干部说。

“胡说八道！”吴胜瞪一眼青年干部坐了下来。青年干部立刻端水过来，王三却站着不动。

吴胜看看王三，笑了：“你说我这球赢得玄不玄？”

王三一脸不高兴，不作答。

吴胜仍然笑咪咪地看着王三。

青年干部凑过来：“刚才孙顾问给刘书记告了一状，说你在打

球，顾不上接电话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吴胜生气了，“我明明是打球误了接电话，实事求是，怎么说是告状！你再这样颠三倒四可得小心点。我们都是孙老看着长大的人，怎么好背后说人怪话！”

青年干部无趣地退开。

“咳，王三，我的球艺怎样？”

“不怎样！”

吴胜意外，看看王三，又看看青年干部，很扫兴地摇头不语了。

“我先走了。”青年干部小心地开门走了。

吴胜站起来，将王三拢在自己身边：“你小子今天又怎么了？”

“你不该赢人家娃娃！咱这地皮小，年年你拿个那么小的球冠军，有什么意思！”王三坦白地说个没完，“我看孙老说得对，你在我跟前没大小，在地委跟前也没大小！说实话，怨你骂你的人不少，别以为你在工业局搞得不错，官就稳作了——我觉得你争乒乓球冠军太小气，抢娃娃的荣誉！我觉得你太骄傲，好象说话做事没个顾忌似的！”

吴胜大睁双眼，看着王三。

王三居然笑了，笑得很不好意思：“我盼你好，还有人和我一样。就是不敢给你说……”

吴胜一把将王三搂在怀里：“小王，我明白了，我改正！”

吴胜家。

这是一个家属院。一溜儿十几孔石窑排在向阳的山坡下，每家两孔或三孔隔成小院，有的有大门，有的就那样敞开着。

吴胜推自行车走入家院。老母亲依门而立。看见吴胜归来就笑着迎过去，从头看到脚。吴胜弯下高大的身躯说：

“妈，我又得冠军了！”

“你都多大了，还象个孩子！”娘说。

二人进院门。娘就叫起来：“小薇薇，你爸回来了。”

小薇薇出来了，扎着一双扎角辫儿，跳着脚跑向吴胜。吴胜赶紧架好自行车，一伸臂就将女儿拢在臂弯里。

娘挑起帘儿，三代三人一齐挤进门去。

碗筷已经摆在桌上，老父亲端坐桌旁，儿子大瑞、二瑞帮母亲上饭，妻子系条月白腰裙在灶头操持，斜视一眼吴胜：“城建工程队杨德明从延安回来了，说有话给你说呢！”

“唔！”吴胜拉母亲入座后，自己也挤坐在一起。突然他抬眼数了数家人，就问妻子：“班长同志，好象你的兵还缺一个！”

妻子头也没抬就答：“三瑞没去看打球？”

“我没注意！”吴胜说。

“我爸一上球台是只见球儿不见人！”二瑞嘴快，“哪能看见三瑞！”

大瑞默然一笑。

吴胜看看大瑞，拉过小薇低声问：“大哥笑什么？”

小薇看一眼大瑞，脖子一拐：“我晓得！可不能给你说！”

一家都笑了。

吴胜不知所以，也就跟着傻笑。

中学校院外的土崩上。

西下的太阳把土崩耀得一片辉煌。

我们见过的女乒乓球亚军和一个青年并坐在一起，怅然地望着彩霞流动的天空。

女孩：“你爸当年一定非常漂亮！”

男孩（三瑞）骄傲地：“现在也够帅了！”

“很奇怪，我满可以赢他的，怎么搞的突然就失去了自信！”女孩仍然对输球耿耿不平。

“别念叨了，丽丽！”三瑞安慰女伴说：“说到底输赢都是一家人的事儿！”

丽丽举了双拳在三瑞肩上捣，三瑞抱了头，得意地大笑起来。

吴胜家。

吴胜给妻子夹了一筷子菜，严肃地说：

“三瑞不请假就不和大家一块吃饭，得教训一下！”

“你又是班长了？”妻子揶揄吴胜。

“不！”吴胜仍然不笑，“我是建议。孩子，必须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中形成规矩，才能训练得好。什么都不计较，怎样都可以，将来就无规无矩成不了方圆！”

“明白！”妻子说，“你吃了快走，杨德明在办公室等你！”

工业局办公室。

吴胜先到。拿起桌上的冠军奖状，倒蜷在椅子上，将双脚搁在桌上，自我欣赏。忽然他的脸上失去了得意，王三的话在耳边回响起来，“和娃娃们争长短，我觉得你小气！”吴胜将脚收下去，把奖状铺展在桌上，凝然不动了。

杨德明悄悄地走进来，壮实、精明，浑身透着年青人的活力。

“我明白了，我改正！”吴胜自语道。

杨德明笑悠悠地看着吴胜。

“哦！”吴胜一抬头看见杨德明，并不招待，“自己找水喝！”

杨德明坐在桌角：“自我陶醉呢！”

吴胜不语，操起笔墨，略一沉思，便在奖状上书写起来。

其书曰：

丽丽小朋友雅念：

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

丙寅秋与丽丽小朋友友谊比赛，虽险胜，却自愧弗如。即将奖状奉赠并识，以饰赦然。吴胜。

吴胜写完，端详一番，公正加印。

杨德明：“雅兴太多，不怕误了大事？”

吴胜仍然欣赏自己的书法。

杨德明干脆挪身坐在吴胜跟前，搬住吴胜的肩头。

“我在地委大院里走了一圈，有新发现！”

吴胜：“什么？”

“大院的人都叽叽喳喳，说他们发现了一个冒失鬼！”杨德明的脸上飞光流彩，机智横溢。

“冒失鬼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啊！”吴胜突然明白了，“你在巧骂我！”

“不！”杨德明认真起来：“都说你在地委发展战略会议上的发言太过分！看那样儿，不满和敬畏参半。——听说地委找你谈话，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些……”

吴胜不禁慨然：“地委机关的干部是正规军，靠小心谨慎取悦上级求升晋。我们这些县乡干部是游击队，靠勇敢忠诚和聪明才干闯世事。实在没法儿和他们求一致！”

“不同归不同，但都是大文章，你得小心！”

吴胜赞同地点点头。

杨德明认真地分析起来：“一个事实是：一个小县里的一个乡镇级干部在地委造成了影响。它的可能是两个：一、地委重视你的意见，同时也重视你！二、地委反感你的意见，同时也反感你！”

吴胜怅然：“随便吧，我中学毕业，教过小学，拉过炭，种过地，官至乡镇级也够信任了。还求什么！”

杨德明站起来，攥紧拳头在空中舞：

“求贡献！求大贡献！”

吴胜也激动了，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，盯着杨德明。

“所以，你必须重视和地委领导的谈话！如果你随随便便，不以为然。那么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冒失鬼：没思想，没胆略，没有改变咱这地方的自信和情感，只是即兴的瞎吹而已！”杨德明一发而不可收。

吴胜站了起来。

王三笑悠悠地捧进一盘茶水来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俩晚上在这儿！”吴胜惊讶地问。

杨德明笑了：“你老兄要是识不得王三，你就连这个县城里一个人也不认得！”

吴胜看看杨德明，看看王三，一时说不上话来。

地委刘震书记的办公室。

刘震和专员李志明对坐在沙发里。

李志明老诚持重，坐态端庄，鬓发白过一半，面目却红润慈祥。刘震似乎有些焦躁，一套很整齐的中山装却敞了衣扣，黑鞋白袜颇讲究，却将裤脚不规则地挽了两圈。

李志明：“你的想法可以。但我不放心。我们地区七处采煤，七处亏损，国家煤炭部已经不信任我们的能耐。这次再开矿采煤，完全是看了老区的面子，看了省厅面子才拨款的。如果因我们用人不慎再度搁浅，如何给全地区的人民交待？如何给煤炭部和省厅交待？”

刘震不安地搔搔头：“是呵！我们这工作就是这样：没有这个项目，我们得去争、去抢；有了这个项目，我们自己给自己戴了个紧箍咒，弄不好就得在地上打滚儿！”

李志明：“你和孙老联系过吗？他对吴胜如何看？”

“两句话！有能力，太张狂！”

“地区工业局那几个老县团级干部如何？”

“情况是这样：吴胜搞过三个大庆式企业——当然都比较小。有的白手起家，有的烂了摊子由他重新收拾，有的由亏变盈。这是实践。缺点如孙老说的脾气坏，不太注意上下级间的关系，好自作主张。这些缺点我以为有另一面，那就是干部的自觉能力，敢负责精神。工业局几位老县团级干部的履历都很好，也都是老工业了，但没有具体地治理过一个企业的实践。他们的优点是沉稳，很懂得请示汇报的上下级秩序。我以为，这优点也有另一面，那就是缺乏自觉能力，缺乏负责精神！”

“噢——”李志明态度不够明白。

“咱们这新建矿的情况是周期短，经费不足，环境艰苦。如果没有吃铁咬钢的精神。没有实实在在治理过一个企业的经验，就知道汇报、喊叫，我以为不行！”

“你决心用吴胜了？”

“我想找他谈谈再说。”

“有人不服怎么办？”

“简单。你和我顶着！”

李志明笑了。

刘震：“笑什么？”

“你和吴胜的谈话是个过场——你心里已经定了！”

“这不还在商量？”刘震站了起来。

李志明还是笑眯眯地：“我听你的。我就属于那种只懂得上下级秩序的干部？”

刘震又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

李志明笑眯眯地将桌上一杯水放在茶几上，说：“我得开会去了。你等吴胜吧。”

李志明走了，刘震觉得无可奈何，复又站起，在桌子上无聊地翻翻杂乱的文件、报纸，果决地拿起电话：

“请接子长县工业局，就说我今天有重要会议，请吴胜同志改日再来！”

刘震挂了电话，颓然坐下。

吴胜进来了，一脸风尘，背一个军队退下来的黄色小包儿，小心地站在离门不远的地方，谦恭地笑着。

“你这么快！”刘震说着指指沙发，“请坐吧！”

吴胜坐下，盯着刘震看，并不发问。

刘震看看吴胜，从头到脚地品模，象个相面术士。

电话来了：“子长说，吴胜已经到延安！”

刘震拿着话筒说：“知道了！”

吴胜挪挪身子，躲开刘震的眼光，还是不说话。

“乒乓球赢了？”刘震突然问。

吴胜点点头。

“什么时候咱俩较量一下？”刘震微微一笑，“我也曾经喜欢打球，但这多年不打了。”

吴胜：“我也再不打了！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……”吴胜欲答未答。

“你挖过煤吗？”刘震突然问。

“没有。我拉过煤，用毛驴板车。一天往返八十里路，能挣三四元钱；我下过煤井，脱光了衣服，四脚着地往里爬。身下、膝下、手下全是利刺的煤碴，疼得人钻心……”吴胜自觉话多了，就猛地打住。

“你家有人挖过煤吗？”刘震问。

“没有。”吴胜说，“我家几代单传，不敢下！”

“我们现在要搞一个现代化煤矿，井下有传送带、倒煤车、铁道、风道；人下井不须脱衣，不须爬，还有许多保健、保安全措施。出入者可以洗澡换装……”刘震说。